

我们也年轻

康启昌 主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我们也年轻

■ 康启昌 主编

■ 春风文艺出版社



011

我们也年轻

Women Ye Nianqing

主编 康启昌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420,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³/₄ 插页:4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责任编辑: 邓荫柯

责任校对: 王龙章

封面设计: 秀 中

辽新登字3号

ISBN 7-5313-0610-7/I·576

定 价: 10.30 元

序

单 复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是按天授“石碣”排定的：天罡星三十六员，以天魁星呼保义宋江为首；地煞星七十二员，以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为首。我们这本集子作者的名次，是编者启昌女士排定的，她以年龄长者排前，少者排后，即她所谓“兄友弟恭和睦家庭”。我马齿徒增，年岁最长，恬居首席，可见有时老亦有老的好处。

俗话说：“多一个铃铛多一声响，多一支蜡烛多一分光。”这集子共编入中老年三十二家（只限于“老龙口”杯散文新作奖获得者）散文近作，每位五篇，计一百六十篇。阵容虽不如梁山泊一百单八将盛大，但亦颇为壮观矣。（恕有失谦虚之道，因我心里有数，我省没参加新作奖的散文家大有人在，他们大都正当花季，心灵中的玫瑰盛开，佳作迭出，只可惜“失之交臂”。）

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的浪潮冲击全国城乡各个角落，在我们这块关东大平原辽阔肥沃的土地上，散文这支轻骑兵的队伍也日益壮大，加以省散文学会同仁的推波助澜，散文这朵花也越发开得艳丽。老中青三辈散文家互相学习，互相砥砺。年青的才华横溢，大有青出于蓝之势；中年的日趋成熟，硕果累累；老一辈的仍跳动着一颗年轻的心，笔耕不辍。更宝贵的，是在我们这支队伍的行列中，出现了几位会多事繁，主管文

教、宣传、出版的“人民公仆”和开拓创业，成绩卓著的企业家，他们参加到这支队伍中来，给散文笔苑中平添几分春色。

散文之所以存在，所以为人们喜爱，乃因它在人类心灵的最妙的动机中，找到了自己永恒的真理。凡是人类灵魂中一切神圣的、受良心驱使的、纯洁的、正义的、忏悔的、善良的、圣洁的东西，它都奉为神明。凡是贪婪的、欺诈的、损人利己的、强权霸道的、一切丑恶的东西，它都视为魔鬼。前者张扬之，后者鞭笞之。一个“为自己心灵筑巢”的散文家，没有爱憎分明，从善如流，疾恶如仇的浩然胸襟，他心灵里的巢，迟早是要坍塌的。“才能是一颗闪亮的星，沿着利己主义的轨道运行的，往往是一瞬即逝的流星”，这话讲得多好。

林子里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世界上没有两篇相同的文章（抄拾和刻意模仿另当别论，那是斯文的小偷和学舌的鹦鹉）。由于个性、修养、禀赋、气质的差异，风格自然也就不同，越是个性突出的作品，越是新鲜生动。可以是“大江东去”，粗犷豪壮；可以是“小桥流水”，清丽婉约；亦可以是二者结合，意笔和工笔交相运用，相辅相成。笔墨不怕多元，惟真情实感是赖。

须知“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心灵”。心灵可以和心灵接近，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但你的心灵不能代替我的心灵，正如我不能代替你一样。因此，这集子里所选的篇章，由于作家人格与思想感情的作用，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情韵和神髓。遂性而往，顺情而发，在自己的气质修养所允许的情况下，抒情叙事，营造意境，幽默嘲侃，升华为哲理，各有千秋，谁也别勉强。

“大自然的伟大，就在于它充满了美好，而伟大的现象会

经常在小事情里出现。”（歌德）社会现象又何尝不如此。我们经常引用的“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谈的就是体物入微，见微知著这个道理。美是到处都存在的（丑也一样），只要你有一对伶俐的耳朵，一双机敏的眼睛，就会发现它。有人说：“难道天才没有直觉吗？”这很难说。依我看，生活是培育天才的土壤，与其迷信天才，倒不如老老实实地深入到万花筒般的生活中去，去体察、感知大千世界的秘奥。善善恶恶，恩恩怨仇，悲悲喜喜，升迁浮沉，男欢女爱，潮涨潮落，人情风物，新潮旧习。但千万别看到什么就相信什么，当然这是不用劳心费神最容易不过的事。你看到的总是你想要看到的东西，这是一种鸡的心理——它在啄食时只看到眼前那粒谷子，别的什么也看不到，更谈不到用用脑子分析一下了。这就容易丢了西瓜，只捡到芝麻。正如鲁迅先生说的：“必须学会像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只叮在一处，就枯燥了。”

“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

（叔本华）散文的题材，俯拾皆是，往往信笔写来，一篇散文也就问世了。但难道问题是在于题材吗？难道不是在题材中闪烁的思想，以及充溢于题材中的感情提高了题材，使题材具有崇高和伟大的意义吗？不在写作之前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往往是你的文章写出来了，但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我们大家都曾体验过的深刻教训，那滋味是像苦汁一样令人难受的。

我们写作，只因为在我们心中所蕴蓄的必须流露出来，所以我们才执笔，不吐不快。罗丹说：“艺术就是感情”。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散文诗意的浓度同感情的深度是成正比的，诗意为作者最深切真挚的感情酿造而成，愿我

们大家都是个“有情人”。

“我是一个替人类酿造醇醪的酒神，是我给人予精神上至高热狂。”（贝多芬）美的灿烂四射乃是艺术的目的。贝多芬像座巅峰，我们要有志气去攀登，狂饮他酿造的醇醪，给生活和心灵带来最美好的感情。尽管当今有些拜金主义的时新人物认为：“一双皮鞋比莎士比亚更有价值。”但几只苍蝇咬一口，决不能羁留一匹英勇的奔马，还是让我们扬鞭奋蹄吧。

最后，我要像多里人古时的祈祷一样：“祈求神明通过美赐给他们善。”阿门！

一九九一年酷暑于北陵

莫道春色尽，惹眼更风光

——读散文集《我们也年轻》

马石利

在主编了一本辽宁青年散文作家的作品集《趁你还年青》之后仅仅一年，康启昌在个人创作不断涌出新篇的同时，又编成了一本更为厚实的辽宁中老年散文作家的选集《我们也年轻》。据说她还要继续编下去，乐此不疲，“不知老之将至”。她对散文的一颗挚诚钟爱之心可谓灼灼如火，对繁荣辽宁散文事业的一片殷切奉献之情可谓滔滔如江了。当她把一厚摞喷发着油墨香的《我们也年轻》的书稿大样递给我的时候，我捧在手中，感到沉甸甸的。这沉甸甸的感觉，不只来自书的厚实，还因为启昌君嘱我看过后能够写点什么。噫！面对书中众多的散文界的前辈、兄长，面对他们丰厚的创作实绩，我，何敢措一辞！更何况书稿即将付梓，所余时间没有几天了。而就在这不多的日子里，由于我所在单位遭逢了一场空前的麻烦，我每天必得上班不说，晚间也时或要戴月而归。而这一阵子，已忙得昏头涨脑，身心交瘁了。我犹豫了。我怕到时候写不出来耽搁了出书，又怕才力不够，更加之匆匆忙忙地赶出来，弄得粗陋潦草。启昌君很懂作文之道，她并不勉强我，但她那双明眸却闪烁着期冀信赖的光。我的心软了。又硬了。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是由于年龄的关系，与辽宁青年散文作家比起来，中老年作家很乐于忆旧。走过了几十年的人生旅途，他们有着较长的难以忘却的生活体验，积累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令人感泣的故事，沉淀了丰厚的缠绵深沉的情感，回忆回忆往昔，抒写抒写旧事，是很自然的事情。更何况十年动乱过后，社会生活安定了，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冷静地思索过去，回想往事的情绪”；而散文又是表达这种“思索”与“情绪”的最佳艺术形式。忆旧之作多，是《我们也年轻》区别于《趁你还年青》的显著特点，也是《我们也年轻》厚实于《趁你还年青》的主要一点。

在目前，出于人们各种不同的心态与认识，“超前意识”成了很时髦的话题。这个时候谈什么“忆旧”，颇有点不合时宜。但是文学却自有它与众不同的地方。文学离不开“旧”。这不只是指传统。严格地说起来，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能离得开“旧”的文学即便有也不多，再新的事、物，再新的感受，写出来发表了，也便成了过去。我这样说自然有点绝对。我在这一章里所谈的“旧”，还是指那些相对来说离现在有一段时间距离的人、事、物。时间的长河流过去了，往昔的许多事物，有的像泥沙一样被无情的河水淘去，在人的记忆中不留踪影；有的却像岩石一样在浪涛的冲刷下越发坚定，越发清晰，时间愈久，作者积淀于其上的情感愈深厚，蕴蓄于其中的思索愈深刻。文学创作理论的这种“距离说”是被无数的创作实践所确证了的。但这需要人生的时间，需要年龄的积累，青年作家是

无法与中老年作家相比的（自然也有例外。如素素，她的童年、少年是在乡村度过的，生活之厚实，使她如今到了城市忆写起那一段生活经历来也相当出色）。在《趁你还年青》中，青年散文家们可以凭着青春热血，喷发出热烈昂奋的激情，可以凭着对生活新奇多采的感受，挥洒出绚丽华丽的语言，可以凭着对散文艺术变化的敏感，在结构形式、表现手法上做一些探索、出一些新奇，使中老年作家们眼花缭乱。但是在对人生的矿藏做厚实的、深沉的，因而也便是动人的挖掘时，青年作家却只能望中老年作家之项背而无法比肩。

说了这么多，“忆旧”之作是个什么样子呢？这个尽管做了一番说明但听起来仍不豁亮的词语，包含着颇为丰富的内容，就这个集子而言，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写人，一个是记事。而写人的作品又远比记事的要多。写人大体可分为写亲情以及师生情与友情等。我认为，在这诸项内容中，作家们写得最好的是亲情，而在亲情中写得最好又写得最多的是作者对母亲以及姐姐的感情。这是十分自然的：在儿女以及弟妹们的眼中，母亲和姐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那无尽的爱的付出，那无私的温柔的给予，是绝难有人能够替代的。她们是人一生中最不能忘怀的人。将对她们的追忆与怀思写出来，文章若不动人，那就很难再写出动人的散文来了。老作家单复的《大海的儿子》、《姐姐》便是写母亲和姐姐的动人的篇章。他以亲切平易很富表现力的笔墨描画母亲的哀苦、辛劳，描画她在丈夫背叛的悲悯境地中仍“苦守林家香火”、分外沉重地挑起家庭生活担子的孤苦身姿，描画了她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忘给予儿女爱的慈善心地。他特别细腻而动情地描绘了姐姐，写了姐姐的美丽、聪明、懂事、灵巧、要强、善良，写了姐姐

远别家乡、催人泪下的婚事，写了姐姐从“荔枝一样美，一样甜”的童年直到一个寂寞的“思念祖国、思念家乡”的“老华侨”的一生。看后，我被拨响的心弦久久地难以平复，两个鲜明的形象便长留在了我的脑海。在这个集子里，写母亲与姐姐的作品还有不少，有从穿衣的角度来写母亲的《青衫泪》（文畅），有从母亲的头发着笔的《岁月濯浣》（于洪乔），还有像是给母亲作传的《妈妈，您在哪里……》（贾非贤），还有与单老同题的写一向慷慨输出、自我牺牲的姐姐的《姐姐》（姚莹）……这些作品，文字大都质朴无华，没有做怎样的修饰，有的统察全篇也有较明显的粗糙之处，但是却都有一股子强大的冲撞我们心灵的力量。当然，写亲情的散文决不局限于这两类，还有写儿子、妻子（刘黑枷：《写在心里的书简》、《雨暴风狂时节》）、表姐（于金兰：《小河的回响》）、干妈（康启昌：《干妈》）、姥姥（孙洪海：《没有走出去的小脚》）等诸人的，都是颇为动人的篇章。这些作品，所写虽然不同，风格笔法也不尽一致，但其成功，却与写母亲姐姐的同出一辙。那么这“辙”是什么呢？我不由得想起了列夫·托尔斯泰关于艺术感染力的见解。他认为，艺术感染力的深浅决定于三个条件：（一）所传达的感情具有多大的独特性；（二）这种感情的传达有多么清晰；（三）艺术家真挚程度如何。换言之，即艺术家自己体验他所传达的那种感情的力量如何。这三个条件其实集中到了一点：感情。这真是对文学艺术透悟的精辟之言。而对于散文这种需要“把心交给读者”（巴金语）的艺术形式，感情，就更显得至关重要了。我们看一下前文所谈的那些写亲情的散文，其感人的力量无一不是来源于此。真实、强烈、深沉、挚诚的感情是这些散文所共有的。由于写的都是自己的亲

人，经历和感受决不会相同，即便是同写母亲的，也必有独特的角度和体验。而同亲人朝夕相处，心心相印，了解与体味自然会超乎寻常、入细入微，这又保证了情思抒发的清晰、细腻、鲜明、形象。这样的情感原本是无须修饰也便能撼动人心的。这，正是散文的动人的魅力所在，也是写亲情的散文的成功所在。

写师生情与友情的作品在集子中也占了相当的数量，用心地查一下，比写亲情的还要多。但是却不如写亲情的几乎篇篇可读。当然也有好作品。姚莹的《为了一颔腰泉的冷却》与《大海的呼唤》，一个写自己的函授学生，一个写自己的文学启蒙之师，一篇是对死者的悼念，一篇是对生者的颂赞，激情奔发时炽热如火，冷峻思索时峭刻似刀。另外《“狗爬径”二杰》（单复）的轻灵洒脱，《我所知道的萧军先生》（张毓茂）的深沉厚重，与前两篇一样，都能笔锋含情，绵密细致处不见繁冗，疏朗跳荡时不显粗陋，所写人物神形毕肖，与写亲情的作品相较毫不逊色。但是也有一些篇章却并非如此，缺乏真诚醇厚因而也便动人的感情和一定分量的内容，显得轻、淡。细察起来，大多是一些写友情的文章。究其原因，是与所写人物相交、相知甚少。只凭一两次走访，只凭见过一两次面的印象，欲令写得情采飞扬，那真有点难为人了。当然，在文学史上，只凭一次的交往、一面的印象将一个人物写得活灵活现，将一篇文章写得很有光彩的不是没有，鲁迅先生写人力车夫的《一件小事》（文章虽收入了小说集《呐喊》中，但我觉得它更像一篇散文；文章虽主要写事，但人物也相当生动），阿累写鲁迅先生的《一面》便是。但这一面必须在心灵上打下非同一般的烙印，引起非同一般的感触。而我们有些文章的作者，却缺乏这样的东西。

现在该来谈谈记事的篇章了。在“忆旧”的散文中，此类作品数量不多，刘益令的《短街窄巷》、文畅的《庭院春秋》、王瑞起的《危楼纪事》是比较出色的。作家在他们记忆的长河中选取了感触最深刻最难忘记的事情来写，文章充满了真情实感和切入肌肤的对于人生、社会、历史的感悟与体验。《短街窄巷》虽对人物的描写也很着意，但细加分析，其用意却主要不在于刻画那位“天天早碰面晚擦肩”、“端庄俊秀”的女教师，而是通过对往昔那一段经历的描述，表达他心中一种“至今难以挣脱”的情愫。作者成功了，那情很有味道，淡淡的，却浓浓的，隐隐的，却显显的，似很可不去认真对待而轻松，但又总有叠压心头的惆怅。令读者看后心中也郁然怅然，有一种特殊的审美愉悦。《庭院春秋》将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浓缩到一个机关庭院从昔到今的变化中。这变化与发展是向旧的传统观念、陈腐观念挑战，破旧立新的过程，很有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读后令人深思。《危楼纪事》写得很简洁，但是激昂昂扬。作者写了他在“人生最鲜艳的季节和时代最黑暗的时期”在危楼中的一段生活，写了一个不愿萎缩的生命在“人为的排挤、压轧”中的痛苦、彷徨、挣扎和奋斗，很能给人以激励和启示。

由《危楼纪事》对“时代最黑暗的时期”的生活的描写，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即：我们的中老年作家特别是较年长一些的作家，写自己过去在不正常的日子里的不寻常遭遇的，显得少了一些。刘黑枷写妻子、儿子的作品中写到了，他的《马兰·秋风·小屯》也涉及了。康启昌的《怕见阳光》中也写到了。尽管《马兰·秋风·小屯》的价值主要还在于写活了一个刚毅、正直、忠心为公的“管得宽”的老倔子形象，尽管

《怕见阳光》主要是写了在那非常的年月里参加抗旱灭虫阳光过敏及治疗的经历，但是通过他们对老倔子及小屯人、物、风习的描写，对抗旱、患病所经、所感、所想的表述，还是活现出了当时的时代气氛、政治风雨。这就使得作品在这个集子中弥足珍贵了。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老作家杨绛的《干校六记》，还有发表于《收获》今年第4期的老作家柯灵的《回看血泪相和流》，那是何等至情感人的有着沉沉的分量的散文杰作呀！我相信，如果我们的中老年作家能够把目光关注一下那一段他们所经历的为年轻人所不拥有的糅合着血与泪的生活，可期望会有许多荡漾着真情实感、充载着厚重内容的撼人心灵的好作品问世。

二

前一章谈过了“忆旧”的散文，这一章似乎应该说一说非忆旧的描摹现实的眼前生活的文章了。这看来顺理成章。如此的划分也界限分明，但却简单了。这倒不是因为：眼前的并非离得开过去，过去的也决不是与现在没有联系。有些篇章固然如此，但其主导倾向还看得明白。问题在于：有些作品你根本就无法认定它们是写过去还是写眼下，比如写景的散文、状物的散文……因此“忆旧”只是对前一章所谈作品的规范，绝没有对这一章的相对限定作用。这样，除去“忆旧”之作，再除去下一章要谈的游记，这一章所涉及的作品的内容自然要显得驳杂。我们可以稍加考察，“忆旧”之作，几乎都是写人与记事的，它的成就集中地体现在这两个方面。而在这里碰到的作品却并非如此简单：写人、记事、写景、状物、抒发心态、阐述

哲理，不一而足。然而我们再细做分析，又会发现，这里，写人、记事之作虽有，但不多，成就也不能算高。当然不是说没有好作品，张毓茂的《萧军的“贝雅特利斯”》写人的细腻委婉动情，韶华的《移厠记》记事的明晰完整诙谐，都很有小说的特点。这对于冲破散文的传统格局，推动散文的形式革新，很有启示意义。而《移厠记》对旧的习惯势力的顽固及改革的艰难做了形象的漫画式的揭示，其思想意蕴的深刻在整本书中也是数得着的。但是尽管如此，作品毕竟不多，加之前一章又主要是谈的这两方面的内容，这里也就一笔带过不再细谈了。纯写景的散文也是这样，数量少。陈秀庭的《辽河滩》自然是不错的，作者的语言功夫极好，写得优美、恬淡，像明丽的风景画，像迷人的田园诗，表现了热爱大自然、拥抱大自然的热烈情怀。而这大自然又不是纯粹的大自然，又有人的活动，又与人的价值观念联系了起来，既显得更有生气，又有了深一层的内涵与意味。其他写景的作品也就不去谈了。这样，驳杂的问题便被简化了，我可以相对地集中一下笔墨去谈那些篇目较多、成绩较著，因而更令我注目、引我喜欢的散文。

我喜欢那些坦率地展露自己的心境，直率地倾诉自己的情怀、描摹自己的心态的散文。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散文是一种“自我”意识最强的文体，容不得没有个性与“自我”。“在小说、戏剧以及报告文学中，作家可以不直接露面对读者对话，抒情诗也不是都要表现‘自我’，可是散文却不行，没有‘自我’的散文，没有个人真实独特的感情展露的散文，就不会打动读者。”（参见拙作《渐盛乱花开迷眼——新时期辽宁女性散文述评之一》，《艺术广角》1991年第4期）写人、记事、写景的散文自然要表现“自我”，但是比较起

来，它们哪如那直抒胸臆、袒陈情怀的散文来得直截了当、不托不靠、无遮无挡，如对面而坐、促膝相谈啊。《年方六十》是阿红在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的一篇文章。六十，这标志着迈入老者的年龄，谁跨入也不会没有感触。阿红不敢相信不愿相信之余，心境表述得干净而痛快：“回头看……来路上两行脚印，分明是两行字。一行‘忍’字……一行‘搏’字……”

“忍”和“搏”是他一生的足迹。但却不是他的一生。因为阿红是有追求的：“既然来到这世界上，哪能化成一股轻烟就走呢？总该留些东西……”他的“忍”与“搏”正是为了那崇高的追求。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有成就的诗人在文章的最后才会唱道：“纵然六十了，我还要前行，一脚忍，一脚搏。”在简洁、明快、箴言诗般的句子中，直率率地袒露了诗人毫不虚假矫情的耿直高洁的胸怀与对人生的哲理思考。由阿红的这篇进入老年的创作，我自然地想到了另两位已迈入或即将迈入花甲之年的作家的作品。那是由辽宁散文界人所共知的伉俪作家鲁野、康启昌献出来的。这一对夫妻似乎有意要搞一场二重唱或擂台赛，一位写篇《趁我也不老》，一个应和《趁我还不老》，都是表抒进入老年的心态情怀的。与阿红不同的是，阿红年到六十的“惊讶”尽管有不敢和不愿相信的情感在其中，但也分明表示他是认老了，可是这二位却知老而不认老。不认老，不是从形象、体力、精力上看尚没有多少老态，更不是由于穿着打扮而使自己显得年轻。主要是一种不老的心态。这不老的心态，既来自他们乐观、幽默的性格，更在于他们像年轻人一样有朝气、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这，在他们的散文中表述得相当充分。除此之外，他们又以轻松诙谐的文笔写了他们与女儿，与母亲，与朋友，以及彼此之间的种种趣事，妙

语如珠，令人解颐。与他们的其他一些散文相较，表现出一种别样的亲切动人的风格。这使我感到，散文中富有哲理的精辟警言式的句子，固然令人击节，而生活化的、幽默诙谐令人忍俊不禁的语言也难能可贵。由于文章出自两人之手，心态虽颇有相同，风格却并非一致。鲁野，文笔质朴粗放，写得洒脱不羁，而康启昌，文字则较清丽，洒脱中透着谨严，写起来丝丝入扣。王充间的《节假光阴诗卷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篇表述情怀的散文。但又不单单是表述情怀。作者还以他平易近人、娓娓善诱的笔调，在讲述他“读书生活”的同时对“读书”做了精湛的议论，阐发了深刻的道理。作者真是深得书卷之益，那么广博的学识，那么丰富的资料，旁征博引，谈古论今，纵目中外，而又妙趣横生，毫不枯燥，使你不能不信服地随着他的思路走下去，走得心情愉悦，走得心境开阔。读这篇散文，你看到的当不仅仅是王充间向我们展示的生活一隅——读书，而是透过心扉，直看到他的精神境界与情操。在这个集子里，直率地袒露情怀、展现心态的好作品还有不少。《我是中国人》（林声），洋溢着激昂深沉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尊；《春雨入我心》、《远方寄来的深情》（刘益令），追念学生时代的无私、坦诚和纯真的情愫，珍惜来自第二故乡的“人世间的真情”和“在大山里当知青的历史”。而于宗信的《月夜的秋思》及一组文笔简洁隽永、绘声绘色的人物素描，又挚情地倾诉了对台湾及海外同行的真诚的倾慕和交往虽少但却深纯的友谊，表现了诗人的美的胸怀。

直抒胸臆，固然能够最直接地表现“自我”，展露性情与个性，但通向心灵的路并非一条，美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也喜欢那些体物入微、托物言志的散文。多了“物”，并非多